

人社研究的影響力

今年科技部（含國科會）成立六十周年，舉辦了盛大的「科技領航閃耀一甲子——全球科技領袖高峰論壇（2019 Global Science & Technology Leaders Forum）」，我參與第二場次「科技新趨勢（Trends in New Technologies: AI, Biotechnology, ICT, Culture & Humanities）」，並擔任發表人。面對各國科技部會或科學院的來賓，我特別以“Social Practice in New Era: Wisdom and Technique for Preventing Natural and Social Crises”為題，報告臺灣學界如何透過社會實踐，結合社區力量解決臺灣目前在環境永續與偏鄉照護上可能遭遇的問題。其中一個例子，是臺大公衛團隊連結在地醫療院所、住民與跨領域研究者，透過社區服務、長期監測與數據分析，成功解決彰化地區因為空汙可能造成的肺結核群聚問題。這個例子不同於其他技術突破的報告，而是以社會需求為目標的技術應用，當場讓來自臺西地區的學者極為感動，也呼應以色列首席科學家提出的呼籲：「如何鼓勵更多人來從事人文學研究」？

學界已經逐漸不再以數量、等第與效率來評量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反而關注人社研究在詮釋、論理之餘，與社會、時代脈動的相互連結。科技部人文司除了鼓勵多元探索的基礎研究，也支持面向新技術、新工具的跨領域專案計畫。當前 AIoT 的數位化結構下，所有關於個人、社群的數據收集、聯結與分析，漫天襲地而來，一旦打開螢幕，滑開手機，你的念頭與行為，似乎都在網羅中。我們要問的已經不是技術是否可能，而是在技術做得到的狀況下，反思人的需求與期望是甚麼？人憑藉甚麼和科技交涉？我們如何警覺科技的邊界（或無邊界）？我們還能辨認人文的基本價值嗎？人文司於本（108）年 10 月 29 日於臺大總圖國際會議廳，舉辦了「公民·價值 @AI 論壇」，由李建良、黃冠閔教授主持的兩個計畫團隊，交互對談，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議題。

首先是面對科技的態度。一直以來所謂人文、文化或藝術，常常被用來作為科技的對立面，但是不可否認，日常的生活行動，幾乎都與新科技密切相關，技術物不再是與人相對的外在物，技術產品介入日常行為，也重建知識架構、重組社群關係。於是當科技不再只是輔助性工具，反過來具有主導或控制地位，許多價值觀因此必須重設，工具出現的意義何在？如何定義這工具？甚麼是技術的價值基礎和使用規範？更重要的是，除了物質、機械或技術，我們的價值基礎能否超脫物際之間的現實效能，進一步思考我們究竟能與風雲花樹所在的大自然建立怎樣的新關係，而世代傳承的手藝又如何與當代科技共創新世界？

人文司的藝術學門於本（108）年 12 月 1 日至 109 年 1 月 12 日與臺中國美館共同主辦「後·技·藝：科技部藝術研究展」，特別結合傳統民俗技藝與數位科技，透過數位技術的混真虛擬，重新召喚民俗具有的可親近性；同時也讓來自生活中的民俗技藝，開發科技多元的應用。其中戴嘉明教授將林智信老師父以 20 年時間一筆一筆刻劃的 60 餘種藝陣、且長達 123 公尺的版畫，整編成 AR、VR 的互動畫面，不但保存了瀕臨消失的藝陣形式，而且透過 3D 列印或虛擬繞境，各種表演者的舉手投足，都維妙維肖，生動逼真。林師父說清明上河圖可以動了，我的藝陣版畫也要動起來了。現場的觀眾，利用 AR 或 VR 參與繞境出巡，那種新鮮好奇的神情，彷彿讓往日重現，復活了版畫，也復活了民俗藝術，更重要的是科技與人情也相互為用了。

不可否認，現代科技在解決眼前的已知的問題上，真是效率十足，但是唯有發揮人文的力量，才能在現實效益之餘，進行創造性的運用，並且深化人的共感、批判力與想像力，然後，向前瞻望一切未知的未來。



「後·技·藝：科技部藝術研究展」與會貴賓合影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

鄭毓瑜

2019 年 12 月